

諷刺小品

一	檀弓(二則)	禮記	一
二	孟子節選	孟子	一
三	莊子節選	莊周	三
四	最後晚餐與鷄鳴之前	新約	九
五	報孫會宗書	楊惲	一三
六	報劉一丈書	宗臣	一四
七	吉柯德先生(節選)	西萬提司	一五
八	阿Q正傳(節選)	魯迅	三〇
九	范老太太的死(節選)	吳敬梓	四九
一〇	狂人日記	魯迅	五九
一一	狗約	拉薩爾	六九
一二	貓的天堂	左拉	七二
一三	塞甘先生的山羊	都德	七八
一四	說鬍鬚	魯迅	八五

一 檀弓禮記

(一) 苛政猛於虎

孔子過泰山側，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，夫子式而聽之。使子路問之曰：『子之哭也，壹似重有憂者。』而曰：『然！昔者吾舅死於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』夫子曰：『何爲不去也？』曰：『無苛政。』夫子曰：『小子識之。苛政猛於虎也。』

(二) 不食嗟來

齊大饑，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。有餓者蒙袂輯履，貿貿然來。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『嗟，來食！』揚其目而視之，曰：『予唯不食嗟來之食，以至於斯也。』從而謝焉，終不食而死。曾子聞之，曰：『微與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。』

二 孟子節選

(一) 齊宣王章

齊宣王問曰：『齊桓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』

孟子對曰：『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，臣未之聞也。無已，則王乎？』

曰：『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！』

曰：『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』

曰：『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』

曰：『可！』

曰：『何由知吾可也？』

曰：『臣聞之胡龔曰：「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。王見之，曰：牛何之？」對曰：將以釐鐘。王曰：舍之，吾不忍其觶觶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：然則廢釐鐘與？」曰：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。」不識有諸？』

曰：『有之！』

曰：『是心足以王矣！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』

王曰：『然誠有百姓者，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即不忍其觶觶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』

曰：『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；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』

王笑曰：『是誠何心哉！我非愛其財，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』

曰：『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，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；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』

王說曰：『詩云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」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於

我心有戚戚焉！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？」

曰：「有役於王者曰：『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。』則王許之乎？」

曰：「否！」

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爲也，非不能也！」

曰：「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，何以異？」

曰：「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：『我不能，』是誠不能也；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：『我不能，』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……」

(二) 齊人章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則必壓酒肉而後反；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曰：「盡富貴也。」其妻告其妾曰：「良人出，則必壓酒肉而後反；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；則未嘗有顯者來。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。」

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。徧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；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爲壓足之道也。

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『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！今若此！』與其妾勸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，而良人未之知也。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

由君子觀之，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！

(三) 淳於髡嫂溺章

淳於髡曰：『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』孟子曰：『禮也！』曰：『嫂溺則援之以手乎？』曰：『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——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；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』曰：『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』曰：『天下溺援之以道，嫂溺援之以手，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』

三 莊子節選

(一) 盜跖

孔子與柳下季爲友。柳下季之弟，名曰盜跖。盜跖從卒九千人，橫行天下，侵暴諸侯。穴室樞戶，驅人牛馬，取人婦女，貪得忘親，不顧父母兄弟，不祭先祖。所過之邑，大國守城，小國入保，萬民苦之。

孔子謂柳下季曰：『夫爲人父者，必能詔其子；爲人兄者，必能教其弟。若父不能詔其子，兄不能教其弟，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。今先生，世之才士也，弟爲盜跖，爲天下害，而弗能教也；丘竊爲先生羞之！丘請爲先生往說之！』

柳下季曰：「先生言爲人父者，必能詔其子；爲人兄者，必能教其弟。若子不聽父之詔，弟不受兄之教，雖今先生之辯，將奈之何哉？且跖之爲人也，心如涌泉，意如飄風，強足以距敵，辯足以飾非，順其心則喜，逆其心則怒，易辱人以言。先生必無往！」孔子不聽。顏回爲御，子貢爲右，往見盜跖。

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，膾人肝而舖之。孔子下車而前，見謁者曰：「魯人孔丘，聞將軍高義，敬再拜謁者。」謁者入通，盜跖聞之大怒，目如明星，髮上指冠，曰：「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？爲我告之，爾作言造語，妄稱文武，冠枝木之冠，帶死牛之脅，多辭繆說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搖唇鼓舌，擅生是非，以迷天下之王。使天下學士，不反其本，妄作孝弟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。子之罪大極重，疾走歸。不然，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。」

孔子復通曰：「丘得幸於季，願望履幕下。」謁者復通，盜跖曰：「使來前！」孔子趨而進，避席反走，再拜盜跖。盜跖大怒，兩展其足，案劍瞋目，聲如乳虎，曰：「丘來前！若所言順吾意則生，逆吾心則死！」

孔子曰：「丘聞之，凡天下有三德，生而長大，美好無雙，少長貴賤，見而皆說之，此上德也。知維天地，能辯諸物，此中德也。勇悍果敢，聚衆率兵，此下德也。凡人有此一德者，足以南面稱孤矣。今將軍兼此三者，身長八尺二寸，面目有光，唇如激丹，齒如齊貝，音中黃鐘，而名曰盜跖。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！將軍有意聽臣，臣請南使吳越，北使齊魯，東使宋衛，西使晉楚，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，立數十萬戶之邑，尊將軍爲諸侯，與天下更始，罷兵休卒，收養昆弟，共祭先祖。」共讀曰供此聖人才士之行，而天下之願也！」

盜跖大怒曰：「丘來前！夫可規以利，而可諫以言者，皆愚陋恒民之謂耳。今長大美好，人見而悅之者，此吾父母之遺德也。丘雖不吾譽，吾獨不自知耶？且吾聞之，好面譽人者，亦好背而毀之；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，是欲規我以利，而恒民畜我也。安可久長也？城之大者，莫大乎天下矣。堯舜有天下，子孫无置錐之地；湯武立而天下後世絕滅，非以其利大故耶？且吾聞之，古者禽獸多而人少，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，晝拾橡栗，暮栖木上，故命之曰「有巢氏之民」。古者民不知衣服，夏多積薪，冬則煬之，故命之曰「知生之民」。神農之世，臥則居居，起則于于，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與麋鹿共處，耕而食，織而衣，无有相害之心，此至德之隆也。然而黃帝不能致德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，堯舜作立羣臣，湯放其主，武王殺紂，自是之後，以強陵弱，以衆暴寡，湯武以來，皆亂人之徒也。今子修文武之道，掌天下之辯，以教後世，縫衣淺帶，矯言僞行，以迷惑天下之主，而欲求富貴焉。盜莫大於子，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？而乃謂我爲盜跖？子以甘辭說子路，而使從之。使子路去其危冠，解其長劍，而受教於子。天下皆曰：「孔丘能止暴禁非，其卒之也。」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，身蒞於衛東門之上，是子教之不至也。子自謂才士聖人耶？則再逐於魯，削迹於衛，窮於齊，圍於陳蔡，不容身於天下，子教子路蒞此患。上无以爲身，下无以爲人子之道，豈足貴耶？世之所高，莫若黃帝。黃帝尙不能全德，而戰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，堯不慈，舜不孝，禹偏枯，湯放其主，武王伐紂，文王拘美里，此六子者，世之所高也，孰論之，皆以利惑其真，而強反其情性，其行乃甚可羞也。世之所謂賢士，伯夷、叔齊、伯夷、叔齊，辭孤竹之君，而餓死於首陽之山，骨肉不葬；鮑焦飾行非世，抱

木而死；申徒狄諫而不聽，負石自投於河，爲魚鼈所食；介子推至忠也，自割其股以食文公，文公後背之，子推怒而去，抱木而燔死；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此六子者，無異於磔犬流豕，操瓢而乞者，皆離名輕死，不念本養壽命者也。世之所謂忠臣者，莫若王子比干、伍子胥、子胥、沈江、比干、剖心，此二子者，世謂忠臣也，然卒爲天下笑。自上觀之，至於子胥、比干，皆不足貴也。丘之所以說我者，若告我以鬼事，則我不能知也；若告我以人事者，不過此矣。皆吾所聞知也。今吾告子以人之情：目欲視色，耳欲聽聲，口欲察味，志氣欲盈。人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，除病、瘦、死、喪、憂患，王念孫云：瘦當爲覿字之誤也。病、癢一類，死喪一類，憂患一類，瘡字或作癢。其中開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，不過四五日而已矣。天與地無窮，人死者有時，操有時之具，而託於無窮之間，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。不能說其志意，養其壽命者，皆非通達者也。丘之所言，皆吾之所棄也。亟去走歸，無復言之！子之道，狂、汲、汲、詐、巧、虛、僞、事也，非可以全真也。奚足論哉！

孔子再拜趨走，出門上車，執轡三失，目芒然無見，色若死灰，據軾低頭，不能出氣。歸到魯東門外，適遇柳下季。柳下季曰：「今者闕然數日不見，車馬有行色，得微往見跖耶？」孔子仰天而嘆曰：「然。」柳下季曰：「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」丘所謂無病而自炙也！疾走料虎頭，編虎須，幾不免虎口哉！」

(二) 有暖姝者

有暖姝者，有濡需者，有卷婁者。所謂暖姝者，學一先生之言，則暖姝姝姝，而私自說也；自以爲足矣，而

未知未始有物也。是謂以曖昧者也。濡需者：豕彘是也，擇疏鬣，自以爲廣宮大面，奎號曲隈，乳間股腳，自以爲安室利處，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，而已與豕俱焦也。此以城進，此以城退，此其所謂濡需者也。卷婁者：舜也，羊肉不慕蟻，蟻慕羊肉；羊肉羶也，舜有羶行，百姓悅之，故三徙成都，至鄧之虛，而十有萬家。堯聞舜之賢，舉之童土之地，曰「冀得其來之澤」。舜舉乎童土之地，年齒長矣，聰明衰矣，而不得休歸。所謂卷婁者也。是以神人惡衆至，衆至則不比，不比則不利也。故无所甚親，无所甚疏，抱德煬和，以順天下。此謂真人。於蟻棄知，於魚得計，於羊棄意。

(三) 儒以詩書發冢

儒以詩禮發冢。

求詩禮發古冢

大儒臚傳曰：

釋文上傳語告下曰臚

「東方作矣！」

司馬云謂日出

事之何若？」

小儒曰：「未解裙襦，

口中有珠。詩固有之曰：「青青之麥，生於陵陂；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爲？」接其髮，舉其顙，儒以金椎控其顙，徐別其頰，无傷口中珠。

四 最後晚餐與鷄鳴之前（節錄新約馬可福音第十四章）

過兩天是逾越節，又是除酵節：祭司長和文士，想法子怎麼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。只是說，當節的日子不可，恐怕百姓生亂。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，拿着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。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，說：「何用這樣枉費

香膏呢？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，贖濟窮人。」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。耶穌說：「由他罷，爲甚麼難爲他呢？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。因爲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要向他們行善，隨時都可以；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他所作的，是盡他所能的，他是爲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豫先澆在我身上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，以爲紀念。」十二門徒之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，去見祭司長，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他們聽見就喜歡，又應許給他銀子。他就尋思如何得便，把耶穌交給他們。除酵節的第一天，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。門徒對耶穌說：「你喫逾越節的筵席，要我們往那裏去豫備呢？」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進城去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，迎面而來。你們就跟着他，他進那家去，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：『夫子說：『客房在那裏？我與門徒好在那裏喫逾越節的筵席。』』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個大樓，你們就在那裏爲我們豫備。」門徒出去，進了城，所遇見的，正如耶穌所說的，他們就豫備了逾越節的筵席。到了晚上，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。他們坐席正喫的時候，耶穌說：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喫的人要賣我了！」他們就憂愁起來，一個一個的問他說：「是我麼？」耶穌對他們說：「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那個人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經上指着他所寫的。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」他們喫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了福，就擘開遞給他們說：「你們拿着喫，這是我的身體。」又拿起杯來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。他們都喝了。耶穌說：「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爲多人流出來的。我實在告訴你

們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上帝的國裏，喝新的那日子。」他們唱了詩，就出來，往橄欖山去。耶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都要跌倒了。因為經上記着說，『我要擊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』但我復活以後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。」彼得說：「衆人雖然跌倒，我總不能。」耶穌對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就在今天夜裏，雞叫兩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。」彼得卻極力的說：「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，也總不能不認你。」衆門徒都是這樣說。他們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。耶穌對門徒說：「你們坐在這裏，等我禱告。」於是帶着彼得，雅各，約翰同去，就驚恐起來，極其難過。對他們說：「我心裏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裏，等候儆醒。」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禱告說：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時候過去。」他說：「阿爸，父阿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求你將這杯撤去；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，只要從你的意思。」耶穌回來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「西門，你睡覺麼？不能儆醒片時麼？總要儆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」耶穌又去禱告，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又來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。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。第三次來，對他們說：「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。罷或作睡時候到了！看哪！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，起來，我們走罷！看哪！那賣我的人近了！」說話之間，忽然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，並有許多帶着刀棒，從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那裏與他同來。賣耶穌的人會給他們一個暗號，說：「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。你們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的帶去。」猶大來了，隨即到耶穌跟前說：「拉比，」便與他親嘴。他們就下手拿住他。旁邊站着的人，有一個拔出刀來，將大祭司的僕

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個耳朵。耶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帶着刀棒，出來拿我，如同拿強盜麼？我天天教訓人，同你們在殿裏，你們並沒有拿我。但這事成就，爲要應驗經上的話。」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。有一個少年人，赤身披着一塊麻布，跟隨耶穌，衆人就捉拿他。他卻丟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裏。又有衆祭司長和長老並文士，都來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彼得遠遠的跟着耶穌，一直進入大祭司的院裏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裏烤火。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他。卻尋不着。因爲有有些人作假見證告他，只是他們的見證，各不相合。又有幾個人站起來，作假見證告他說，我們聽見他說：「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內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」他們就是這麼作見證，也是各不相合。大祭司起來，站在中間，問耶穌說：「你甚麼都不回答麼？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麼呢？」耶穌卻不言語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問他說：「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？」耶穌說：「我是。你們必看見人子，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着天上的雲降臨。」大祭司就撕開衣服，說：「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你們已經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。你們的意見如何？」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。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臉上，又蒙着他的臉，用拳頭打他。對他說：「你說豫言罷！」差役接過他來用手掌打他。彼得在下邊，院子裏，來了大祭司的一個使女。見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說：「你素來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」彼得卻不承認，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說的是甚麼。」於是出來，到了前院。雞就叫了。那使女看見他，又對旁邊站着的人說：「這也是他們一黨的。」彼得又不承認。過了不多的

時候，旁邊站着的人又對彼得說：「你真是他們一黨的。因為你是加利利人。」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：「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。」立時雞叫了第二遍。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，「雞叫兩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。」思想起來，就哭了！

五 報孫會宗書 楊惲

惲材朽行穢，文質無所底。幸賴先人餘業，得備宿衛；遭遇時變，以獲爵位。終非其任，卒與禍會。足下哀其愚朦，賜書教督以所不及，懇勸甚厚！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，而猥隨俗之毀譽也。言鄙陋之愚心，則若逆指而文過；默而自守，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，故敢略陳其愚，唯君子察焉。

惲家方隆盛時，乘朱輪者十人；位在列卿，爵爲通侯，總領從官，與聞政事。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，以宣德化；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，陪輔朝廷之遺忘。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。懷祿貪勢，不能自退；遂遭變故，橫被口語。身幽北闕，妻子滿獄。當此之時，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，豈意得全首領，復奉先人之丘墓乎！

伏惟聖主之恩，不可勝量。君子游道，樂以忘憂；小人全軀，說以忘罪。竊自念過已大矣；行已虧矣；長爲農夫以沒世矣。是故身率妻子，勸力耕桑，灌園治產，以給公上。不意常復用此爲譏議也。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聖人弗禁。故君父至尊親，送其終也，有時而既。臣之得罪，已三年矣。田家作苦，歲時伏臘，烹羊炮羔，

斗酒白勞。家本秦也，能爲秦聲。婦趙女也，雅善鼓琴。奴婢歌者數人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，而呼嗚嗚。其詩曰：『田彼南山，蕪穢不治。種一頃豆，落而爲箕。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！』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奮袖低昂，頓足起舞。誠淫荒無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

惲幸有餘祿，方糴賤販貴，逐什一之利。此賈豎之事，汙辱之處，惲親行之。下流之人，衆毀所歸，不寒而慄。雖雅知惲者，猶隨風而靡，尙何稱譽之有！董生不云乎？『明明求仁義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卿大夫之意也；明明求財利，常恐困乏者，庶人之事也。』故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！夫西河魏土，文侯所興，有段干木、田子方之遺風，稟然皆有節概，如去就之分。頃者足下離舊土，臨安定。安定山谷之間，昆夷舊壤，子弟貪鄙，豈習俗之移人哉？於今乃睹予之志矣。方當盛漢之隆，願勉旃，毋多談！

六 報劉一丈書宗 臣

數千里外，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，卽亦甚幸矣；何至更辱餽遺，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？書中情意甚殷，卽長者之不忘老父，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。

至以上下相孚，才德稱位，語不才，則不才有深感焉。夫才德不稱，固自知之矣；至於不孚之病，則尤不才爲甚。

且今之所謂平者何哉？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。門者故不入，則甘言媚詞，作婦人狀，袖金以私之。即門者持刺入，而主人又不即出見。立廡中僕馬之間，惡氣襲衣袖，即飢寒毒熱不可忍，不去也。抵暮，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：『相公倦，謝客矣；客請明日來。』即明日又不敢不來。夜披衣坐，聞鷄鳴，即起，盥櫛走馬推門。門者怒曰：『爲誰？』則曰：『昨日之客來。』則又怒曰：『何客之勤也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？』客心恥之，強忍而與言曰：『亡奈何矣，姑容我入。』門者又得所贈金，則起而入之，又立向所立廡中。幸主者出，南面召見，則驚走匍匐階下。主者曰：『進！』則再拜，故遲不起。起則上所上壽金。主者故不受，則固請；主者故固不受，則又固請。然後命吏納之。則又再拜，又故遲不起，起則五六揖始出。出揖門者曰：『官人幸顧我，他日來，幸勿阻我也。』門者答拜，大喜，奔出。馬上遇所交識，即揚鞭曰語：『適自相公家來，相公厚我，厚我！』且虛言狀。即所交識，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語人曰：『某也賢，某也賢。』聞者亦心計交贊之。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。長者謂僕能之乎？

前所謂權門者，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，即經年不往也。間道經其門，則亦掩耳閉目，躍馬疾走過之，若有所追逐者。斯則僕之褊衷，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。僕則愈益不顧也，每大言曰：『人生有命，吾惟守分而已。』長者聞之，得無厭其爲迂乎？

七 吉訶德先生 西萬提司著 賀玉波譯

(一) 攻打風磨

他們沿路這樣談着，忽然瞧見前面有三四十架風磨。吉訶德先生便對他的徒弟說道：「這是我們的好運道，真出人意料之外。山差邦扎，瞧瞧前面三十多個奇怪的巨人吧，我正要和他們打仗，奪取他們的性命呢。我們可以獲得許多戰利品；這是法律所允許的，況且殲滅這種醜惡的人類，也很合上帝的意思。」

「什麼巨人？」山差問道。「你所瞧見在前面的那些就是，」他的主人說道，「他們的臂膀很長；有些巨人的臂膀竟有六哩之長，你還沒有見過。」「但是，主人，」山差答道，「那些不是巨人，卻是風磨呢：那像臂膀的東西就是風磨的風帆，風吹動了那帆，磨子便會圓轉起來。」「很明顯的，」吉訶德先生答道，「你對於冒險事業是沒有經驗的；那些正是巨人；你如果怕死，就站開去禱告，我要和他們大戰一場。」

這樣說後，他便躍馬前進，來攻打風磨，毫不聽從徒弟的警告。他非常固執，堅認牠們是巨人，既聽不到徒弟的呼喚，也認不清前面的就是風磨，走上前去，大聲喊道，「你們這羣懦夫，滾開吧！來攻打你們的只是個單身的武士呢。」

這時候忽然起了一陣微風，風磨的大帆便團團地轉動起來了。吉訶德先生見了，叫道，「我不管你們有多少臂膀，你們總會上當的。」說後，他又想起了美人達西尼亞，懇求她幫助。於是，他蒙上盾牌，持

緊了矛，躍馬直向第一架風磨衝來。他挺矛直向風磨的帆刺去，那時帆被風旋轉得非常厲害，把矛折斷，成了碎片，他便連人帶馬被拋翻在地上了。

山差飛快地驅走驢子，來救助他的主人。他走上前來一看，吉訶德先生已經像死人般地躺著，馬也倒在地上。「牠們正是風磨，你偏偏要攻打，我沒有警告過你嗎？」山差呼道，「沒有人不認識風磨，除非是個瘋漢（指他的主人）。」「山差和平呀，」吉訶德先生答道，「勝敗乃是兵家的常事，難以斷定的。現在我想——一定是這樣——那個偷走我的書房和書的魔法師又把巨人變成了風磨，使我打敗。這就是他對我的敵意。但我的劍非常快利，他雖作惡，總難得打勝我。」「我希望不要再打了，」山差那扎說道。他便把武士攙了起來，又扶他騎上了那匹受了傷的馬。

（二）大敗比司克紳士

他們一面談著近來的冒險事業，一面向一條山路走來，吉訶德先生說那條山路是往來的大道，定可以找出一些冒險事業來。現在山差說道，「主人看來好像騎歪了，請騎正吧；難道你跌下了，會不覺得痛嗎？」「自然不覺得痛咯，」吉訶德先生答道，「因為武士受了傷，是不許叫苦的，所以我也不至於叫苦。」「既然是這樣，我也沒有話回答了，」山差說道，「至於我自己呢，除非沒有痛苦的事臨到我的身上來，雖只受了輕傷，也是常要叫苦的。」吉訶德先生看見徒弟的頭腦簡單，不禁笑了起來，並且對他說：無論什麼時候，只要他高興，儘管去叫苦，也不管有沒有緣故。『因為，』他又說道，『我在書